一本书

谈论世间万物时,我们想谈什么

□ 李 察

女儿 7 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给她读艾米·里奇的《世间万物》。与其说是为她读,倒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。因为正如该书简介所说,它“唤醒我们与所爱之人交流世界的渴望”。

小到缓缓爬过停车场的毛毛虫,大到宇宙中爆炸的恒星，艾米·里奇看世界的视角广阔深远，似乎无不能谈,又无不有趣。然而我想读给女儿听的,我真正想与这个我深爱的婴儿谈论的是什么呢?

我想和她谈谈僧帽水母。它拥有 24 只眼却没有大脑,那是因为“没有造物能承受如此全面的视觉”。敏锐让我们对这世界体察更多，但过度的敏锐和敏感，“会让你的大脑融化,让透明的你一动不动悬于这世间”。

我想和她谈谈豌豆。它总是渴望攀爬却时常因目标不可感知而攀错方向,最终只能失望地收起卷须。当苦于“求不得”时,也要安慰自己,“也许你能够得着的地方就是没有格子架。不是每株植物都能分到一个格子架，就像不是每个星球都能分到人类，不是每块布丁都能分到李子”。

我想和她谈谈葡萄叶铁线莲。它蔓延缠绕、爱意汹涌,把一切包裹成绿色雕像。然而万物“被爱束缚后就不再整洁漂亮,不再凿有花纹,不再引人注意”“因为爱,猛烈的爱,会让一切事物化为叶片”。

我想和她谈谈毛毛虫。每个人都兴奋而期待地盼望它变身化蝶,振翅而飞。它却总是那么镇定，并不为人们急于见证变身的欲望所影响。即便在不慎失去平衡,挂在溪边植物的茎秆上,被风吹得摇来晃去即将落水时，毛毛虫也不会为眼下的生活和灿烂的未来即将覆灭而悲鸣。它满脑子只专注于一件事:“我在摇晃,我在摇晃。”

啊不，毛毛虫不是我想和眼前这个婴儿谈论的。她也很专注,时常趴在爬行垫上,用双臂把自己高高撑起,不停地摇晃、摇晃。毛毛虫该是我和内心深处的自己谈论的。我该提醒自己,在整个生命历程中,“蝴蝶分配到的时间那么少，毛毛虫分配到的时间那么长”。如果我愿意“奉献胸腔作为蝴蝶的花园”，就必须足够耐心。要时时提醒自己记得,我不只为蝴蝶而生，不只为蝴蝶带来的颤动感觉而生。我“也为它们的卵而生,为毛毛虫而生,为蛹而生”。

是的,艾米·里奇笔下的世间万物以及那背后的隐喻性与哲学性让我有一种冲动,想和女儿谈,谈谈这本书,谈谈我认知的世界,谈谈我这些年人生的感悟。然而艾米·里奇也提醒了我：对这本书、这个世界,以及属于她的人生,她注定要靠自己的触角去体验、去感知。

那么,我该和女儿谈什么呢？我想,还是谈谈普罗达格拉斯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吧——“人是万物的尺度,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，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。”

连载

82 年生的金智英·(二)小学生活

金智英小时候就读的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小学。

到了小学三年级，一个礼拜有两天得在学校吃营养午饭。由于金智英就读的学校是营养午饭示范小学，也是附近学区里最先提供营养午饭的，校内有一大间整洁的学校餐厅。每到午饭时间,学生就会按照自己的学号排队进餐厅用餐，但由于餐厅的规模不足以容纳所有学生,得赶紧吃完让位给其他同学。

当其他先吃完的同学像脱缰的野马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时，金智英还在用汤匙舀着一口又一口的米饭，努力地往嘴巴里塞。尤其是她三年级的班主任绝不允许学生拿太少或者没吃完。用餐时间还剩五分钟时,老师会起身巡逻,查看每个还没吃完饭的学生,用汤匙敲餐盘,催促他们赶快吞咽。心急如焚的孩子只好将米饭和菜统统塞进嘴里，配着白开水囫囵吞下。

当时是从男同学开始排学号，一号到二十七号全是男同学。女同学则以生日排序,从二十八号排到四十九号。因为等到学号靠前的男同学吃完准备起身,学号靠后的女同学才能拿到自己的食物坐下来吃饭。因此,大部分被老师责骂吃太慢的都是女同学。

某天,老师身体不适,心情也很差。在食堂里,他愤怒地用汤匙敲打着同学的餐盘,盘里的饭粒和小鱼干都快弹到学生脸上了。几名同学再也忍不住,嘴里含着满满的食物放声大哭。回到教室以后,大伙儿凑在一起开始抱怨。“一直在旁边叫我们赶快吞,反而更吞不下去。”“我们又不是故意慢慢吃或不认真吃,是本来就吃得慢,到底要我们怎样？”

这时，一名女同学柳娜突然开口,冷静地说:“每次都按照学号吃饭,太不公平了,我要请老师重新制订吃饭的顺序。”

这种话真的可以对老师说吗?这个念头在金智英心中一闪而过，但不久又觉得,如果是柳娜去说应该不成问题,因为她功课很好,母亲还是育成会会长。到了礼拜五班级会议时间,柳娜真的举手向老师提出了建议:“老师,对于学号靠后的同学来说有失公平,所以建议老师定期调整同学们的用餐顺序。”

老师虽然保持笑容,但可以察觉到他的嘴角微微地抽动着。顿时,教室里弥漫起一股紧张气氛。然而,与柳娜四目相望许久的老师,突然笑了一声,说道:“好吧,那就从下礼拜开始颠倒顺序,从学号四十九号开始领营养午饭，每个月这样轮一次。”

向拥有绝对权力者抗议自认不当的事情,并因此获得改善,这对柳娜、金智英，以及学号靠后的所有女同学来说,都是一次难得的宝贵经验。她们稍微有了一点批判性意识和自信。

金智英小学五年级时,全家人搬入一栋新落成的临街独栋建筑。房子位于三楼,室内有三房一厅和一套卫浴,比起之前住的地方,空间大了一倍。

他们姐弟也终于有了各自的房间。最大的那间由父母和年纪最小的弟弟使用,第二大的房间由金智英和姐姐共享,最小的房间则由奶奶独享。虽然父亲和奶奶提议让两姐妹和奶奶同住一间,弟弟独自住一间,但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,认为总不能让年事已高的奶奶一直和两个孙女住在一起，应该要让奶奶有自己的房间,可以舒适地睡觉、收听广播、听佛经。

“儿子还没上学,不需要有自己的房间。”母亲问:“儿子啊,你想要自己睡还是跟妈妈睡?”七岁的老幺表示不要自己睡。最后也如母亲所愿,姐妹俩拥有了属于她们的房间。

一年后,奶奶过世了,她的房间成了弟弟的房间。

(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【韩】赵南柱 尹嘉玄/译)

书架

池莉的小说集《冷也好 热也好 活着就好》收录了《汉口永远的浪漫》《她的城》等五部中短篇小说。每个故事均以武汉为背景,以平民视角真实再现了武汉的市井生活,细致描绘了市民的心理及生存状态。池莉笔下的故事,平淡中蕴含着深意，它就像一面镜子,照射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,让我们通过这一个个看似平实的故事,去品味平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

留韵

一朵野花

□ 陈梦家

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,
不想到这小生命,向着太阳发笑,
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,
他的欢喜,他的诗,在风前轻摇。
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,
他看见春天,看不见自己的渺小,
听惯风的温柔,听惯风的怒号,
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。

(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《你是流云,我是孤星》)

断章

过得像个人,才能看到美

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是 31.8 岁,他们都是最优秀大学毕业的精英。在开始工作的前 10 年,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，但他们却通常是 11 点以后才下班。要恋爱,可能没有时间恋爱;要买房子，就用世俗的固定模式买房子，找一个大家认为有名的设计师;要结婚,但用很草率的方式结婚——我知道很多工程师经由介绍去娶乌克兰新娘。

我原来希望的艺术是能恢复人的品味和人的感觉,但他们接触了这些东西却没有感觉。企业固定举办音乐会,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世界。所以我现在希望向大家说的是“人的原点”,当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,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。

我现在不问这些员工有没有去听音乐、看展览,反而是问他们:“你们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,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公司门口那一排是什么树？”很少人能够回答出来。事实上,他们公司门口那排小叶榄仁的叶子漂亮得不得了,绿色会在阳光里发亮。后来我再去,就有一个员工和我说,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,我现在下班时会先看看小叶榄仁再回家,所以和太太吵架次数少了。”

他又问我现在 5 岁的女儿将来该学钢琴、还是小提琴,但我建议 11 点下班的他多抱抱女儿,比较重要。因为所有的艺术讲的都是人的故事,一个孩子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，她将来看画、听音乐都没有感动。如果没有人的记忆，所有艺术对她而言都只是卖弄而已。

我们从年轻开始，就因为工作忙碌,忽略了人与人的感觉,但工作忙碌之余,你还是一个人,你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的部份。你看到了美，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。 (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《生活十讲》)